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古今紀要

四十一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五十一



讀雜史一

蘇子古史

蘇子既爲古史而又自序之曰古之帝王其道以無爲爲宗故其推之以治天下者有不可得而知孔子知之至矣而未嘗言孟子知其一二時以告人而天下亦莫能信太史公始記五帝三王以來然其爲人淺近而不學疎略而輕信故其記堯舜三代之事皆不得聖人之意余竊悲之因遷之舊書追錄聖賢之遺意以明示後世愚謂蘇子之志則大矣而蘇子之說

日抄五十一

雜史

順正

則尚有可疑者且道以無爲爲宗此戰國處士好高無實之言聖人未嘗以是言道姑勿論也既曰推之以治天下則其迹顯然安有不可得而知孔子正以此道詔天下萬世何嘗不言孟子明王道而黜伯功正提其綱要以示人所知何止一二而可厚誣哉且既謂不可得而知又欲以明示後世其說亦自背馳矣惟其謂史遷不得聖人之意而自謂追錄聖賢之遺意則非參攷不可見故即古史與太史公所記參而錄之下方

五帝紀 太史公黃帝紀記載頗詳古史節略者太

半反增入醫家之說謂其師岐伯既鄙矣又增入道家之說謂黃帝之書與老子相出入以無爲又宗其設施於世者皆其見於外者也然則蘇子正惟不以聖人之施於治者爲道而必欲他求其道於荒忽無形之中不以太史公載聖人之治爲足而必自指其荒忽無形者爲得聖賢之遺意此古史之所以作歟

史記曰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代神農氏是爲黃帝古史曰諸侯咸尊軒轅代神農氏爲黃帝以文法言之爲天子三字與是爲之是字恐皆不可去

史記曰官名皆以雲命爲雲師古史曰爲雲師而雲名文雖本立事反不若其他類此甚衆以是知文不可以省字爲工女而可省太史公省之久矣

堯紀 太史公不載茅茨土階之說而古史增之愚意茅茨土階殆墨氏借以言儉而形容浮實之言恐非盛帝垂衣裳氣象史記於堯舜全述二典而間易古爲今如以疇咨若時爲誰可順此事已非二典之比古史勦而裁之似又非史記比矣

史記載堯妻舜之後瞽叟尚欲殺舜古史本尚書瞽亦允若堯聞其賢然後妻之於理爲長合從史

夏本紀 史記謂禹名文命古史刪之按諱名而用
謚法始於周以堯舜禹皆爲謚而反用尚書所謂
放勳重華文命爲三聖之名蓋漢儒之未攷古史
刪之爲是史記又以鯀爲顓頊之孫古史以其世
太促而祖班固律曆志以禹父鯀爲顓頊五世孫
亦當從古史史記載禹全用禹一頁等篇而古史刪
之或者史遷之世書未盡出故須兼載至古史之
作則專在尚書不必重述也兩皆無害

史記載太康失國太康崩弟仲康立古史載羿遂
太康而立其弟仲康按薛常州士龍說書謂仲康

乃在五子之數後于洛納不在禹河北舊都非羿
所立愚意若果遂太康而立仲康則不待太康之
既崩太康崩而後仲康立蓋傷宗國之墜祀而兄
弟在外者自以次續之於義爲順於經亦合當從
史記

史記止載仲康崩子帝相立帝相崩子少康立古
史載羿既放太康羿又爲寒浞所奪浞滅帝相相
后逃歸有仍生少康少康既長誘殺浞二子而後
中興愚按二史詳略不同豈史遷之世未有寒浞
滅夏之說耶抑未備耶古史可以補遺

殷本紀 史記稱契封商古史作封殷按初封本商也古史不必改爲殷史記載伊尹以日晷辨說湯古史去之史記不載禱雨事古史增之皆當從古史武丁學乎甘盤既乃遜于荒野史記不載而古史載之舊說遜于荒野者爲甘盤而古史指爲武丁曰欲以習知民事而無逸書及近世朱文公書說合此其於義爲精西伯陰修德古史止云修德足明聖人之心斬紂之事古史不載其亦爲賢者諱耶周本紀 史記載堯舜棄爲農師舜封棄於郟號曰后稷古史改云堯舉以爲后稷封之於郟佐禹治

水愚按禹言暨稷播奏乃治水後種穀未聞佐禹治水之事封郟亦在播奏艱食有功之後非封郟而後播奏未詳古史何見而改然於經不合史記載公劉復修后稷之業自漆沮度渭取材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古史改云用兵征伐斥大豳土然猶處於復穴無宮室之美愚按詩詠公劉遷豳有曰弓矢斯張乃遷豳時衛儀有曰其軍三單乃遷豳後生聚公劉初無征伐之事又陶復陶穴乃太王事非公劉事公劉既卒子孫中微故詩人形容太王復興之初艱難如此安有公劉遷豳止基廼

理國家方興而自處復完之間者未詳古史何見而改然於經不合蘇子謂史記踈略而作古史而乃如此何也戰國策載齊求九鼎之說謂顏率稱周伐殷得九鼎凡一鼎九萬人輓九九八十一萬人齊王乃止此游士飾虛之言殆類小說史記不載而古史增入又何取乎

秦本紀 古史於史記所昭襄十一年六國攻秦

之事即其未書之年裝為據改為齊韓魏三國攻秦雖世遠難知其詳然即史記攻史記史遷若在亦自無難又其贊論謂戰國苟能自修而不爭如

日抄五十一

雜史古史

子

周書

商周先君庶可服之且以魏文侯齊君王后為證是可垂訓兼足輔孟子仁義之說

秦始皇紀 史記載始皇正月生於邯鄲及生名為政古史作正月旦生於邯鄲因名政語簡而意益明特本知增旦之一字何所據豈因其名而意之歟其餘多襲史記之舊無以議為惟太史公贊論全載賈生之語宏肆駿逸而蘇子去之乃特為李斯雪不師古始使秦孤立之譏謂秦已削平諸侯雖建子弟君民不親如措舟滄海之上大風一作漂卷而去愚謂秦劫天下而帝之自無可久之理

耳向使不至於甚失天下心則安有天子爲民置君而民不親者乃謂已削諸侯難建子弟耶且其謂秦若能與民休息可與三代並隆此又史遷責子嬰之遺論漢明帝嘗闢其不然者也秦之得天下何如而可以三代望之哉

吳太伯世家 史記載太伯仲雍知太王欲立王季乃奔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古史據左傳謂太伯端委而治至仲雍而後文身斷髮愚按古史之駁史記多以左傳爲據然去古既遠安知左傳者必爲是而史記者必爲非耶若據論衡之

言則曰太伯知太王欲立王季入吳采藥斷髮文身以隨吳俗太王薨太伯還王季辟主太伯再讓王季不聽三讓曰吾之吳越吳越之俗斷髮文身吾刑餘之人不可以爲宗廟社稷主王季始知其不可而受之此其所載頗詳且與吾夫子三以天下讓之說合恐必有自來況太伯兄弟遠入吳若不容不從俗則太伯即斷髮文身矣若我可以易俗則太伯旣嘗端委以治仲雍亦將端委以繼之不應於國家旣立君臣旣定之後復人斷髮文身自同於民庶也大率古史之作實相索隱索隱不

敢輕議史遷而特以異同者隨事疏其下俟來者擇焉使蘇子亦如之則盡善矣

夫差二十一年史記惟繼上文句踐伐吳之語書曰遂圍吳古史則增公子慶忌驟諫於王曰不改必亡遂滴楚聞越將代吳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按公子慶忌者王僚之子吳越春秋載闔閭二年已刺殺之今方於夫差二十一年稱越人殺之而史記不載未詳孰是若夫差之死史記以為自剄吳越春秋以為伏劍伏劍亦自剄也古史改曰縊亦未知何據

日抄五十一

雜史

七

八

夫差與晉會黃池越棄虛伐之也史記載曰夫差惡其聞也或泚其語吳王怒斬七人於幕下古史易之曰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雖本左傳不若元文明曰此類極衆

齊太公世家 史記載太公以漁釣于西伯古史去之而載聞西伯善養老往歸之善矣然下文即綴以隱於漁者西伯因獵得之乃與上文往歸之說正相反何自背馳之速耶史記於太公歸周之後復兼述或者數說以存疑規模宏衍非古史可望矣曰及為周虎賁古史據經增入為是史記載相

公之入先表以相公元年而後追叙其事古史連
叙相公之立於公子無知見殺之下相公遂無元
年法殆未然文亦不及史記載雍廩人殺無知古
史改爲雍廩此亦據左氏以改史記實則當兩存
以攷異耳餘多類此

魯周公世家

史記首載周公輔翼武王耳古史載

其迨文王世任以國事邑之於周凡周之內治始
於室家而至於國人者屬之周公凡周之外治所
以交接四鄰至於江漢之國者屬之召公故詩有
周南召南此不惟周公之始事瞭然其所以發明

日抄五十一

雜史一

月

六

二南之義甚明太史公未之及也獨其以旣獲仁
人爲指周召則未必然耳周召何侯於獲也哉史
記以成王出郊爲改葬周公而古史易之此其授
經而得之者也史記不載僖公治兵牧馬修泮宮
闕宮而古史增之此則信經而未之詳者也詩乃
歌頌之詞豈必有其事果有之春秋書之久矣何
俟古史

燕召公世家

古史比史記頗多增修其考訂史記

之誤蘇子自注本文之下其論燕具皆起於僻陋
之中而奮於諸侯之上非如商周先王以德服人

故皆爲禍其說亦當

蔡曹世家 古史視史記微有損益然皆於大誣無
關惟古史論贊謂聖人雖向世同處而其中浩然
彼其食粟衣帛蓋有不得已耳此却異乎所聞蓋
食粟衣帛人事之常聖人豈有異於人蘇子平生
服氣求真想自視以爲不得已耳而以誣聖人乎
陳杞世家 古史據左傳改史記者二處史記以佗
爲蔡出蔡爲佗殺五父子太子免而立佗左傳謂
佗即五父非蔡出蔡出者乃躍也佗殺太子免自
立蔡爲殺佗而立躍是爲厲公史記載靈公死太

日部五十一

雜史

一

九

史考

子午奔晉徵舒自立爲陳靈公死明年陳
侯盟辰陵是太子未嘗奔晉而徵舒未嘗爲君

衛世家 古史比史記增入衛武公年九十五猶箴
傲於國之事及衛文公大布衣大帛冠之事皆是
也淮增入滅邢得兩似不足爲訓討有罪可也滅
人之國不可也兩特偶然耳豈以興師殺滅之說哉
宋世家 史記先載微子數諫紂不聽欲死之未決
謀及大師少師而後叙太師箕子以及少師比干
又然後再合其事於微子舒徐明盡萬世如見古
史乃裁節而總言之首曰微子紂之庶兄也其父

師曰箕子少師曰比干文意不白幾若以箕子為微子之父師餘亦文窒而意不全其不台史記遠矣乃自疏其說以為史記所載徒見三人各以其意行而未見其所處之義不知所行即其義之所在也事具而義見尚何義他求哉惟大史公贊宋襄公弘之師為禮讓蘇子辨之謂襄公凌虐小國至使邾人用鄆子于社雖桀紂有不為乃欲以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求為文王不亦過甚矣哉此其剖析瞭太史公不及也

晉世家

平王命晉文侯為諸侯伯史記不載古史

日抄五十一

雜史

十

葉

據尚書增入是也餘多以左傳之文而黜史記之文則是非相半焉如史記載獻公私謂驪姬欲廢太子立奚齊驪姬泣曰太子之立諸侯皆已知之而數將兵百姓附之柰何以賤妾之故廢適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殺也驪姬佯譽太子而陰令人譖惡太子此事正足以見驪姬之奸而古史據左傳以刑之又史記載驪姬謂太子祭齊姜歸釐於君獻公時出獵驪姬使人置毒藥胙中居三日公還欲饗之驪姬從旁止之曰胙所從來遠宜試之然後及祭地地墳等語方有理脈今古史直曰公至

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文雖省而失事情矣晉
悼公之立史記載誓衆之語極有禮而文古史所
易亦淺薄少味他多類此惟太史公論晉之表由
御下失道而推其原於志介子推似未得晉事之
要領古史論晉文公靖以待其自集悼公二台諸
侯未嘗一與楚戰子孫長久終必賴之其說殆過
史遷夫晉以諸侯伯天下則晉之鄉以私門強公
室其勢則然而介推持從亡中一碌碌者碌未及
而忿然自絕猶僻如此其人亦可知矣據左氏傳
注謂推爲文公微臣此亦何至傷晉文大體而遂

日抄三十一

雜史一

十一

寺

謂晉之御臣失道始此耶然以文論則史遷之贊
山峭水潔不可尚也矣

楚世家 古史比史記多用左傳國語增入如史記
以楚之先爲重黎古史謂重黎爲二人重少昊之
後爲南正司天以屬神黎高陽之後爲火正司地
以屬民楚之先實黎而非重至帝嚳之世始以黎
兼重是史記稱重黎本無害古史辨釋之則明矣
古史以左傳爲據改楚文王十三年爲十五年堵
敖五年爲三年二書不同固未詳其孰是史記載
簡王八年周以韓趙魏爲諸侯古史據世家年表

而改入声王之五年。史記載懷王二十年合齊古
史據年表而改入二十二年。此史記一書而自爲
牴牾。合從攻異之例。君史記以懷王十一年六國
攻秦爲蘇秦而古史刪之。則此時蘇秦已爲齊人
所殺也。史記以考烈王六年爲遣景陽救趙而古
史改稱春申君。則春申平原傳與年表皆言春申
也。此可改之而疑。

鄭世家 鄭桓公友者周宣王庶弟。宣王立二十二
年而友封鄭。封三十三年百姓愛之。而幽王以爲
司徒。周民說之爲司徒。一歲幽王以褒氏故諸侯

日抄五十一

雜史一

一一一

畔之而桓公謀於太史伯。始言於王。遷民雖東。史
記之所載如此。古史皆節略之。止曰宣王二十三
年封鄭幽王八年爲周司徒。幾於沒桓公之賢矣。
又鄭人欲立靈公弟去疾。去疾讓曰必以賢則去
疾不肖。必以順則公子堅長。堅者靈公庶弟。去疾
之兄也。於是乃立子堅。是爲襄公。史記之所載如
此。古史亦節略之。止曰諸大夫欲立公子去疾。去
疾辭曰公子堅長。乃立堅長。此長字衍爲襄公。又幾於
沒公子去疾之賢矣。其他類比甚衆。不可枚舉。大
抵史記古史二書單看古史自成一家。參看史記

即古史如草茅自用之士立乎風流蘊藉貴公子之側矣太史公何可當也蘇子輕以踈略目之哉古史贊曰鄭桓武之後惟莊公爲賢然叔段之亂明足以制之釋而不問俟其惡成加以大戮此非不忍忍之至也孔子深深其心書曰克段于鄆而兵明謂之鄭志愚按莊公叛周射王中肩何賢之有封段乃迫於母命段之罪未形莊公不敢輕動蓋亦母子之間有難處者固非不忍亦豈可言忍之至書克段者克者勝之名兄弟之惡自見孔子書其實非探其心而爲春秋傳者又非立明之左氏也近世呂東萊祖此說爲博議蓋東萊最年少時所作亦未暇平心而深考

越世家 句踐其先禹之苗裔少康封於會稽以奉禹祀古史改以奉禹祀之語爲謂之越子殊非本旨豈以奉祀非支庶事耶記句踐射傷闔閭於檣李史記止數句而語潔意明古史雖增多不迫遠甚句踐平吳誅太宰嚭史記吳越兩世家所載同古史據左傳而盡刪之是亦主一而廢一史記贊句踐范蠡臣主之盛而古史反以立國東南爲不可有爲至下取六朝蔡謨之說夫事變無常

敗在人烏可以六朝爲監而槩謂東南不可立國
且以遠證事哉

趙世家 造父御穆王見西王母史記載而古史刪
之按此列子寓言也刪之爲是程嬰杵臼脫趙孤
史記載而古史刪之按屠岸賈何人敢搜及公宮
之姬殆俗傳也刪之亦是簡子夢遊帝所未寤而
扁鵲能預知史記載於世家而古史止存其載扁
鵲傳者按此妄誕無理殆好事者爲之古史姑以
備伎術之異聞亦庶幾乎是史記載張孟談爲張
孟同此避父史談之名也古史改之曰談皆是

五十一

雜記

十一

志道

魏世家 史記以畢爲周同姓古史據左氏以爲文
王之子又據尚書增入畢公相康王及保釐成周
足補史記之缺古史謂魏文侯可比漢文帝却恐
不同

韓世家 史記載聶政刺俠累在烈侯三年韓嚴弒
哀侯又後二十六年本是兩事不同時也古史據
戰國策嚴遂使聶政刺俠累并中哀侯一語而盡
反之且自謂嚴遂是時去韓已久而今書嚴遂弒
哀侯者亦春秋書趙盾弒君之義愚按聶政刺俠
累於相府非刺於君所也何緣并中哀侯弒哀侯

者韓嚴也何以知即誘使聶政之嚴遂史記載事
之書而戰國策乃游士之誇辭類多架虛非載事
書也何所攷而可主彼以廢此且史記正義紀年
亦載韓山堅賊其君哀侯而立韓若山大事記謂
韓山堅即韓嚴是權臣弑一而立一非刺其相而
及其君也蘇子去之千載之下輒書曰嚴遂弑哀
侯及相韓伊亦太果矣又自謂用春秋書趙盾之
法果合乎否耶然史記韓世家載烈侯三年聶政
殺俠累而刺客傳乃載嚴仲子事哀侯與俠累有
卻使聶政刺之亦自牴牾此則東萊大事記嘗攷
之以刺客傳爲誤

太使公贊謂韓以存趙而興固未必然蘇子又以
爲后稷齊飢之報尤覺遼邈大抵有德則興否則
亡豈可專指一事以求合報應之說哉

齊世家 太史公紀載之法非蘇子所可改旣明矣
田氏齊之賊也而又每事輒爲之辨如史記書田
乞樹黨於諸侯則爲刪去之而爲之辨曰非樹黨
史記書陳成子弑簡公懼諸侯誅已盡歸之侵地
則亦刪去之而爲之辨曰本非成子自完之計史
記書成子通賓客出入生子七十餘人則又刪去

之而爲之辨曰成子必不爲此失行嗚呼何其黨賊至此耶

伯夷傳 太史公載伯夷采薇首陽之歌爲之反覆嗟傷遺音餘韻拱挹莫盡君子謂此太史公託以目傷其不遇故其情到而辭切然非伯夷怨是用希之心也故後世高其文而非其旨令蘇子易之錄其意國叩馬二事謂夫子言其不怨以讓國言言其不辱以去周言雖夫子發言之意思未必盡然而旨義則過史遷矣

管晏傳

管仲傳先叙管鮑之交語精意婉讀之令

日抄五十一卷史一

十一

人三嘆蘇子全祖史遷而不敢易是矣然史遷本祖列子之文而節其後語若參以列子全文則史遷所述尚有未盡者蘇子雖併增入之可也史記叙仲之行事歸之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蓋指仲以權術成伯業而蘇子易之謂其來之以禮服之以義不以力勝幾於過其言惟其闕管仲之書爲戰國諸子之所增益多中韓之言非管子之正足爲管子辨誣真公論也晏子傳增入晏子處崔杼之變知陳氏之奸諫煩刑諫誅祝史與言梁丘據同而非和數事亦足補遺

柳下惠曹子臧吳季札范文子叔向子產諸傳於史
記無之皆蘇子據左氏傳增立始末備具不以年
隔殆左氏類書之要者可觀也惟其於季札并着
曰所以養心者至矣雖祿之天下將有所不受愚
謂此異端之所謂養心非吾儒之所謂養心於子
產贊有曰孟子言子產惠而不知爲政非子產之
實愚謂此世俗之所以謂政非吾儒之所以論政
孔子傳 太史公作孔子世家以次三代諸侯之列
若曰古昔聖王之後以位顯者如彼以德顯者如
此故本所自來而表異之也孔子雖不待此而尊

而太史公之知尊孔氏爲可知蘇子乃降之爲列
傳以居叔向子產之後則異乎太史公之心矣太
史公之於孔子自少至老歷叙其出處之詳必各
記之曰時孔子年若干歲至其卒也則又叙其葬
地叙其弟子之哀痛叙其魯人之從冢而聚居叙
其世世相傳之祠祭叙高皇帝過魯之祠以至諸
侯卿大夫先謁然後從政若曰夫子生而闕世道
之盛衰沒而爲萬世之典則故其反覆惻怛若此
孔子雖不待此而尊而太史公之知尊孔子爲可
知蘇子乃略之止斷以欲居夷浮海非其誠言亦

異乎太史公之心矣太史公之贊謂高山仰止景
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余讀孔子書相見
其爲人適曾觀夫子廟堂低回留之不能去天下
君王至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惟夫子常
無窮可謂至聖矣若曰自開闢以來惟孔子一人
故其尊慕稱誦如此孔子雖不待此而尊而太史
公之知尊孔子爲可知蘇子乃反之獨以其求用
於世而不已爲孔子之所獨又異乎太史公之心
矣嗚呼夫子天地也若之何形容夫子日月也若
之何繪畫若叙其出處以傳後世則太史公爲庶
幾獨其信齊東野人之語謂夫子由野合而生爲
可鄙耳蘇子不能本家語顏氏擇壻之事以易之
而徒紛紛亂其不可易者蓋蘇子雖假夫子之說
以發身而實則老子之孝故其失若此

孔子弟子傳 蘇子辨宰我無從叛之事辨子貢無
亂齊之事皆有功聖門至其贊子夏則曰異哉今
世之教者聞道不明而急於夸世非性命道德不
出於口教者未必知而孝者未必信務爲大言以
相欺天下之僞由是而起此則陰詆程氏之孝而
後來僞孝之禁殆本此也若夫傳首率孔子四科

之說而斷之曰其賢者凡十人而已此語亦未必然其傳有若也常斤太史公載有若貌類孔子而弟子師事之說至援商瞿四十而生五子之說以爲此卜祝之事而鄙儒以論孔子其說正矣及其傳梁鱸也正載夫子言商瞿過四十當有五丈夫其事乃太史公之所未嘗載者何其自相矛盾耶

老子申韓傳 太史公作老莊傳辭簡意足曲尽老莊之本旨而又即以申韓附之若曰清淨無爲其勢必不足以治尸其不治其勢必不得不以法繩之而老子之無爲常欲自利其藏於心者已有陰

術莊子之寓言破壞尋常其矣於口者已無忌憚以陰術之心行肆無忌憚之說而覈不得不以法繩之勢慘刻不道尚復何疑此申韓之出於老莊而惟太史公能窮極源委而言之嗚呼可謂卓識已蘇子於其傳多所增損已不知太史公之本旨而又於老子之贊曰孔子之爲人也周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老子之自爲也深故示人以道而略其器三代之後釋氏與孔老並行其所以異者體道愈遠而立於世之表其說又老氏之眇也嗚呼異哉是何言歟於列子之贊曰今觀穆王與化人

游若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而夏革所言四海之外天地之表無極無尺此固後世仙佛之常言理之當然而漢之儒者未聞焉耳嗚呼異哉是何言歟班孟堅譏太史公先黃老而後六經愚謂太史公本未有此失也蘇子古史則不惟有此失而又甚焉

孟子荀卿傳 太史公略叙孟子游說不遇退而著書即開說當時餘子之紛紛然後結以荀卿之尊孔氏明王道及其名傳獨以孟荀而餘子不及焉其布置之高旨意之深文辭之潔卓乎不可尚矣

日抄五十一

雜一

二十

蘇子取而焚之已不知其用心之所在至其論焚貝獨以仁義爲可化強暴又於孟子之言仁義獨取不嗜殺人一語殆所謂窺豹一斑者耶若其謂孟子學於子思得其說而漸失之反稱譽田駢悼到之徒而又謂其爲佛家所謂鈍根聲聞者且謂曰駢之徒旣死而後荀卿得爲祭酒何哉蘇子之立言也

伍員傳 史記載伍員事詳而古史裁之蘇子不及史遷史記贊伍員弃小義雪大耻而古史罪之史遷不及蘇子

孫武吳起傳 蘇子於孫吳傳全祖史遷惟據左傳
無燕晉伐齊之事而刪穰苴傳

范蠡大夫種傳 太史公屈范蠡於其殖傳而功名
則附之越世家蘇子顯之世家參之吳越春秋作
種蠡傳補史遷之不及矣

葉公傳 葉公史記無傳蘇子采左傳而增立之葉
公有存國之功而不享存國之利是不可以不傳
商君傳 古史傳商君皆本史記惟贊文易其舊然
視史記費辭矣

蘇秦傳 蘇秦傳亦本史記而贊不及其高古

日抄三十一

雜史一

四廿

卷五

張儀傳 張儀陳軫公孫衍同傳文皆因史記然以
二史之贊參之文章之而下瞭然矣

樛里子甘茂傳 古史視史記多省文史記曰母韓
女也樛里子滑稽多智古史曰母韓女也滑稽多
智似似母爲滑稽矣然則樛里子之文其可省乎

史記曰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牽李百家之
說古史曰下蔡史牽李百家之說似史牽自李百
家矣然則事之一字其可省乎省其文而增入戰
國策按史記戰國策兩各成書雖不混爲一亦可
若蘇子此贊特借以譏人視史記楚吳之雅潔又遠矣

穰侯傳 古史視史記微有損益然不必損益亦可也史記贊蓋有所託以歎君臣始終之難古史贊責范睢則正論然甚矣滿盈之不可不戒也

白起王翦傳 古史多因史記蓋其紀攻戰之事工矣史記贊謂二人各有所短古史贊二人持論之不妄然其殺戮之慘開闢以未所未有尚忍言之而惜其死耶

孟嘗君傳 孟嘗君自滅其家自削其國太史公謂其閭里多暴桀蓋譏之矣而古史誇其與韓魏伐秦為壯

日抄五十一 雜史 二十一 正

平原君傳 古史不改史記平原君傳贊亦推衍其說皆是而改同傳之虞卿以附魯仲連尤善區別公子無忌傳 古史傳無忌文皆因史記而論斷尤精曰無忌之名發於侯生而全於毛薛侯生之奇毛薛之正廢一不可而正之所全者多矣

管仲君傳 古史此傳亦因史記而贊不同然亦因史記并言呂不韋亂秦之微意而發之耳

范睢蔡澤傳 古史於范睢蔡澤傳不敢易史記之舊惟於范睢憂懼事增入戰國策所載睢亡封邑欺昭王謂不憂而為蒙驚探得其情一事耳然昭

王之踈睢本由睢殺白起而用鄭安平王稽敗軍
昭王憂及楚患睢計無所出遂為蔡澤乘間昭王
非以語言之不惟遽踈毋舅也史記載睢之亡入
秦也謂秦謁者王稽問媼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
乎古史節之曰魏有賢人可與俱遊者乎去一西
字失其本意矣史記載睢之將見逐也謂昭王欲
以激勵應侯應侯懼不知所出古史節之曰欲以
激勵睢懼不知所出省一睢字無所分句矣他多
類此太史公頗稱二字羈旅遭遇而古史罪其自
為身謀於秦無益其說過史遷然范睢遠交近攻

日抄五十一

雜史一

廿六

之說鉅發於間穰侯之取剛竒實於秦之兼并最
為要術未可盡謂無益於秦若蔡澤真以口舌攘
攫富貴又豈可與范睢同日語顧其以此而得以
此而失則螳螂黃雀之勢啓之者范睢

樂毅傳

古史樂毅傳多遵史記時節略一二字似

不必也毅一舉而下齊七十城齊為無道毅乘諸
侯共怒之心也毅五歲而不能下莒即墨二城毅
自為無道適以堅齊人必死之心也二史乃皆譽毅

廉頗藺相如傳

太史公作廉頗藺相如傳而附之

趙奢李牧趙之興亡著焉一時烈丈夫英風偉槩

令人千載興起而史筆之妙開合變化又足以曲盡形容真奇事哉古史因之不敢易一字亦宜矣田單傳 古史用史記田單傳而增入戰國策所載田單三事惟曾仲連教之攻翟一事可垂訓後世爲將者

屈原傳 太史公先叙屈原以讒見疏於懷王作離騷而發明其所以作離騷之意復叙屈原勸懷王殺張儀不從諫懷王母入秦不從而又發明其倦倦宗國以及人君知人之難然後叙其見放作漁父問與懷沙賦而終之以自投汨羅此必有得於

屈原行事次第之實而文亦宛轉有餘味矣古史謂作離騷當在懷王末年故以其見讒及勸殺張儀諫勿入秦三事連叙方述太史公形容作離騷之說至其形容屈原倦倦宗國與人君知人之難者則刪之太史公文章之妙破碎不全矣

虞卿傳 太史公先叙虞卿謀趙事而後及其棄趙相印赴魏齊之急困於大梁作虞氏春秋以終焉古史反之謂先困大梁而後謀趙是虞卿相趙既棄去後窮而復歸相趙似非虞卿烈士夫之氣且太史公嘉其謀趙之工責其以匹夫窮交而一旦

棄趙當矣蘇子反贊其爲義依亦各有見歟

魯仲連傳 古史魯仲連傳襲用史記間刪其字自大史公謂魯仲連指意雖不合大義蘇子謂戰國一人而已愚按魯仲連不肯帝秦最合大義射聊城則聊城人實由之而死二史之贊可以參攷若以其無一毫利心其間則信乎戰國之士無與並者呂不韋傳 呂不韋太賈也以君之子爲奇貨而居之竊寵利既多禍敗乃宜太史公以爲此孔子之所謂聞者誤矣蘇子斷以嬴氏先亡蓋亦一說而傳則全用史記

李斯傳 史記責李斯不能輔君否則且與周邵列殆於朱言古史謂國破家滅非其不幸此爲近之趙高雖熏腐之餘實包藏逆謀方其殺夫蘇立胡亥已爲身計至殿欲壞者三然後以婦子嬰耳李斯不知其心而與之爭見殺不亦宜乎斯教秦殺奪餘二十年以一天下高之殺斯又司造者假手

耳尚何足論云

傳依史記舊文

蒙恬傳 蒙氏於秦世以凶德參會誅死已晚矣太史公責以人臣之常理似非所宜施而古史亦費辭扁鵲傳 古史謂於趙世家刪所記簡子妖夢而歸

之扁鵲傳然史記於扁鵲傳固自兼載其事古史特去一而存一耳

刺客傳 大史公傳刺客五人稱其立意較然名垂後世蘇子非之謂考之春秋無曹沫劫盟之事而四人者亦皆非賢於春秋法皆當書盜而不名嗚呼偉哉惜不併四人者刪之耳彼凶愚小人狂感輕生何足垂世而以傳為雖曰豫讓去在報君然所事智伯者何人其執迷至死晏子有言君為社稷死則死之

滑稽傳 太史公傳滑稽者三人皆伎止優戲耳西

日抄五十一

雜史一

廿六

門豹古之良吏東方朔亦漢之名臣褚氏例取而附之優戲之列何哉褚氏不足責也蘇子明言西門豹非滑稽而不與分置列傳然則何以改作古史為

附抄 初縣秦武公十年伐納粟秦始皇初立三年

拜爵秦始皇三十四年李斯追刺衛武公作

一級私學言私學相與非法殺人鞞而登席褚師比有

登席公怒太子之弟立子者太子死則立太子弟者太子死則立立子立弟宋世家涇口謂殺人立弟周

太子之弟立子者太子死則立太子弟者太子死則立

有恤民之心御說者宋相公也嘗大水對魯之疾

曰 晉師曠云辰在子卯 中山突與祖同名 索隱謂鄭

謂之病日君撤寢 中山 中山無出家散

名突豈有與祖同名者恐 中山 見史記者三處

二名不偏諱時質或然耳 趙獻侯十年云中山武公初立魏文侯十七年云

伐中山使子擊守之樂毅傳云樂羊取中山其後 中山復國至趙武靈王時復滅中山魏惠王二十

八年又云中山君相魏 戰國策又云犀首立五 王齊王羞與 秀才 趙公子成諫武靈王胡服書云

中山並王 刑棄灰 李斯傳 也 陘 陘者山絕之名見 刑棄灰 李斯傳

也 陘 趙世家徐廣註 刑棄灰 李斯傳 也 陘 趙世家徐廣註

堯舜三代之事可為萬世法者孔子於定書備 矣東遷而後之事可為萬世戎者久約之而作

春秋矣太史公取孔子已棄而不載者復為史 記殆不過博聞於義理似無責然太史公生長

於黃老荒唐謾語中乃能推尊孔子黜黃帝乘 龍上天之事不載而極老莊流弊使與申韓同

傳可不謂毫傑之士哉蘇子悲其不得聖人之 意為改作古史意其果有得於聖人者及今參

攷乃不過於帝紀增入道家者說謂黃帝以無 為為宗其書與老子書相出入耳於老子傳附

以佛家者說謂釋氏視老子體道愈遠而立於 世之表耳太史言申不害學本黃老蘇子則諱

而改之曰緣飾以黃老太史公言諱非其歸本 於黃老蘇子則諱而改之曰借老子為說凡其

於黃老蘇子則諱而改之曰借老子為說凡其 於黃老蘇子則諱而改之曰借老子為說凡其

於黃老蘇子則諱而改之曰借老子為說凡其 於黃老蘇子則諱而改之曰借老子為說凡其

於黃老蘇子則諱而改之曰借老子為說凡其 於黃老蘇子則諱而改之曰借老子為說凡其

論贊之間又往往顯斥孟子而陰詆正學嗚呼
以是為得聖人之意古史不若石休之愈也此
儒者之學必先於致知與咸淳六年庚午八月
二十二日後學慈溪黃震敬書於紹興府黃閣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五十一

亦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五十二

讀雜史二

汲冢周書

汲冢周書七十篇。自度訓至小開解凡二十三篇。皆載文王遇紂事多類兵書。而文澁難曉。自文傲至五權二十三篇。載文王薨武王繼之伐商事。其文間有明白者。或類周誥。自成開解至王會解十三篇。載武王崩周公相成王事。間亦有明白者。多類周誥。自是有祭公解。史記解。穆王警戒之書也。職方氏繼之。與今周禮之職方氏相類。尚良夫解。訓王暨政臣之書。

尚良夫

也。王佩解亦相類。自周祝解至銓法解。不知其所指。終之以噐服解。而噐服之名多不可句。

水旱飢荒。其至無時。非務積聚。何以備之。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飢。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飢。臣妾與馬非其有也。國君無兼年之食。遇天飢。百姓非其有也。戒之哉。弗思弗行。至無日矣。

諸橫生盡以養從生。從生盡以養一丈夫。橫生萬物。從生人也。

一丈夫。天子言兆民所奉者。天子也。文傳解。

若農之服田務耕。而不釋維草。其宅之既秋。而不獲。

維禽其饗之人而獲飢云誰哀之大武
天道尚右日月西移地道尚左水道東流人道尚中
耳目役心吉礼左還順地以利木武礼右還順天
以利兵將居中軍順人以利陣武順解
水泉深而魚鱉歸之草木茂而禽獸歸之稱賢使能
官有材而賢歸之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而
民自來此謂歸德大聚解

周公正三統之義作周月惟一月斗柄建子日月俱
起于牽牛之初右回而行月周天起一次而與日
合宿日行月一次而周天曆舍于十有二辰凡四

日抄五十一

雜史二

二

月寄

時成歲春夏秋冬各有中氣以著時應春三月中
氣雨水春分穀雨夏三月中氣小滿夏至大暑秋
三月中氣處暑秋分霜降冬三月中氣小雪冬至
大雪閏無中氣斗指兩辰之間夏數得天百王所
同商以建丑爲正亦越我周改正以垂三統至於
敬授民時巡狩烝享猶自夏焉是謂周月周月解
謚法經緯天地曰文道德博厚曰文學勤好問曰文
慈惠愛民曰文愍民惠禮曰文錫民爵位曰文謚
一而義不同如此曰武者五曰恭者九其他類此

時訓
解

民至億兆后一而已寡不敵衆后其殆哉禍發於人之攸忽咎起於人之攸輕心不存焉變之攸伏以言取人人飾言無庸飾言事王王貌受之面相誣蒙難至而悔將及尚良六辨

不幸在不聞過福在受諫尊在慎威王佩解

國所以爲國者以有家家所以爲家者以有人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

右明白有理可讀者

謂惡率諸侯以朝賢人而已獨不往謂五年之積者霸愚恐周初興時無此說謂武王既勝殷庶方不

日抄五十二

卷之二

三

附寄

服者分師俘之凡慙國九十有九服國五百六十有二愚按此與一戎衣而天下大定之說相反然孟子亦自言滅國者五十又謂殷之五子亡伯禹之命用胥興作亂是與五子之歌相反謂湯將放桀先居中野民皆歸之桀乃致國於湯湯不受桀南徙千里民復奔歸湯桀又徙魚民歸湯如初桀復去湯乃放桀而復薄又以國讓三千諸侯而後即位是夏商乃禪也非伐也恐亦未必然

右可疑者如此

謂文王受命九年謂文王忌商謂文王在豐聞密命人

將為傑 謀周 謂武王將起師伐商召周公曰嗚呼謀維
哉今朕寤有商驚予夢為商所伐

右可參訂按周自太王肇基王迹實始剪商商
周勢不兩立勢或有之謂周無心得天下而非
漢人受命之說自歐陽公始耳

子母幣租輕乃作子以行其母○大廷解少庭味爽立于少輕

呂劍名武王伐紂擊之以輕呂反占子立五官咸有回阿

也作王會主王城既成大繁露注冕之所

會文閭王會張赤帝於四隅諸侯桴改其實

食之宜子宵子宵子成人能治上

日抄五十二卷

舊三十四

月寄

此書出汲冢多類兵書後多類周誥然伐
商遷雒之事多與今尚書合而文無一語
相合將戰國之士倣而為之歟然不曉也

國語

國語起穆王伐犬戎訖越句踐滅吳分國以紀謀議
凡陰陽律呂天時人事逆順之數焉其文宏衍精繁
韋昭注文亦簡切稱之昭謂左丘明作迹其事事必
要禍福為驗因與左傳類然考其歲月春秋傳以證
載趙襄子已非出於孔子所稱之丘明今國語避漢
諱謂魯莊嚴公又果左丘明之作否耶惟事必稽典

刑言必主恭敬周衰之崇虛邪說一語無之是足詔萬世也

召穆公謂民當道之使言而不可防苟良夫謂利當布之上下而不可專此萬世不刊之明訓足以進之六經正不俟厲流蕩而後知其言之足信也其弘之見殺特坐右劉文公以預晉范氏乱耳若曰天之所壞不可支而罪其城成周則凡國家中微皆當弃之不為而為之輒為逆天乎且天亦何嘗不欲支人之國耶

賓服者享荒服共工

遠夷世一

農祥房星也立春農祥正

日抄五十二

卷之二

五

一墾

一墾一墾之墾也

料民

料數三川

策注謂地震

陽伏即不能出

杜伯射宣王于郭

義陽也

注謂殺杜伯非享

穆王

卅朱馮房全烝之烝升

也房丞半殺烝

折之

舌人之導四方天根

亢感之間也天根見而

呂

呂姓也夏大成王不

敢康云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

烈也

泉

右曰錢母子相權

物輕而作重幣行

而以輕幣權秦桔濟濟

不作盛世氣象曹好曹惡

注曹立成謂禮之立

右周語

魯臣謀議雖必于典禮抑亦其文耳三家曰強公室
日卑禮於何在惟李治為季武子給使迎襄公而
璽書繆以取卞為卞人叛既而知其使子欺君也
致祿不出此為知禮

右魯語

管仲為游士八十人奉以車馬使說諸侯異日卒以
捍闔亂天下者此殆其作俑歟

右齊語

晉文公讀書三日曰行未能咫聞則多矣其臣趙武
行年五十守學彌惇悼公之幼事襄公也立無

日抄卷十二

史一六

跛視無還言敬必及天嗚呼世豈可不學而可以
為國又豈有空文無實而可以言學者哉

女戎

史蘇謂戎必以女戎報晉

豕牢

太姓之俗于豕牢而得文王注法便也豕牢則也

逆旅

旅客也逆客而舍之也

跗注

兵服也自要以下於跗無德而降猶

無基而厚墉

春秋

司馬侯謂悼公曰羊舌肸習於春秋注云紀人事之善惡

而日之以天時謂之表秋之法也時孔子未作春秋又楚語莊王使士亶傳太子申叔時告之曰教之春秋以九京趙文子與叔向游于九愆日澌歲成勸其心九京京注京當為原晉墓也愆日澌歲秦后子言趙孟也壘培荷寅所雀入海化為蛤雉注愆愉也澌遲也

入淮為蜃蛇成鱉龜石首成鮪小曰蛤大曰鮪

右晉語

方幽王時史蘇謂鄭桓公曰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周衰晉楚齊秦必將代興謂楚之祖祝融司天齊之祖伯夷典禮嬴之祖伯翳能議萬物以佐舜晉則武王之後惟晉在也巳而皆然然其所由興者非其道矣其子孫之責歟抑世變耶

祝融祝始也九藏胃旁米腸膽并數極於亥萬

曰厭弧箕服實亡周國宣王時有童謠云言夫路哀弃路之女夜收之長為褒姒

右鄭語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觀射父對昭王重黎之問稱古者民神不雜自少皞衰九黎乱夫人作享民墮于祀顛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北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復舊常是為絕地天通其後三苗九黎之乱德堯乃育重黎之後以至夏商故重黎世叙天地而别其分主愚謂楚俗尚鬼淫祀至今觀射父之論極其本本源源矣

菱也見三拜於祭聲子

右楚語

古之迹讎人而見殺者齊騶馬繻以胡公入於具水

邠歆闔職戕懿公於囿竹曾長魚矯殺三卻於榭魯
圍人犖殺子般於次

闔閭親見殺於越夫差忘不共戴天之讎而計其子
女土木之啗此豈足與謀國而子胥依之不去復
強諫取禍意者進專諸以弑君僚進要離以弑慶
忌進孫武教兵禍楚以鞭親嘗北面平王之尸胥
之禍結在吳有不容追者歟

天王越之行成於吳曰昔者越膠旁擊越五大
國得罪於天王注云尊之
夫岳庸苦成人夫種
范蠡畢屬

右吳語

史記五十二

史記二

史記五十二

春秋戰國近五百年以功名始終者惟范蠡一人且
其言曰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
者為此事也今事已濟請從會稽之罰陳誼堅謙
而不可破吳滅即行曾不留刻蠡真烈文未哉

子胥曰三江環之民無所移注松江錢塘浦陽

江繞之迂徙及越欲釋吳范蠡諫曰與我爭三

江五湖之利者非吳邪又戰於五湖注云五湖

太湖也五湖既即今太湖內分五名則三江必

非書解所遠引之三江○又越絕書出三江之

口入五湖之中越伐吳路也按五湖即今太湖

則三江似指今吳松江口書注遠引他水者正
又秦語越王禽之於三江之浦

困鹿空虛負曰困方曰鹿浹日從甲至甲為浹周語注

至于初吉上文先生春六日告稷則初吉者孟春之初注引詩為二月初吉合考

右越語

戰國策

甚矣三代既降人才隨世以就功名尚皆依倣先王
之餘至戰國而後肆無忌憚也管仲之所營者功利
也然必假大義而後能致諸侯之服從子產叔向之
所優者詞辨也亦必昭舊吳而後能却強國之侵暴

日抄五十二

史二

九

貴全

更春秋入戰國七雄爭強風俗益變雖使管仲復生
盟誓已無所施雖使子產叔向可作辭命已非所恤
惟日夜鯁鯁然謀所以侵人之國亦日夜惴惴然懼
人之侵其國利害交戰志念搖蕩士生其間始習為
揣摩之術以軒輊之朝秦暮楚倏寒忽暑舉四海生
靈之命盡簸弄於游士三寸之舌諸侯明知為其所
詐而不敢問明知為其所敗而不敢殺何也忤於此
必逸於彼毒於我將滋甚也殺其一必杜其餘我將
無與共國也嘻其無忌憚也固宜然今攷其所謂揣
摩大要不過合從離橫之兩端要其節目又不過獻

地於彼取償於此或陰令以緩兵或中立以乘弊之
數說展轉相因無非故智投機輒用有同秦指如馮
章之獻漢中以給楚即張儀之獻商於給齊如陳翠
之說燕太后以質子即左師瞿之說趙太后以質子
獻珥立后昭惠所用伺楚即薛公所嘗伺齊夜行自
喻段產所用說新城君即白珪所嘗說新城君忠妾
進酒之喻蘇秦既嘗用之以鉗燕蘇代又復用之以
鉗燕王斗說齊宣王為冠必使工為國不使工而使
便僻媿牟說趙為冠必待工為天下不待工而使幼
艾他日客有謂買馬必待工者亦此類也淳于髡謂

兔犬俱斃而田父取之蘇代謂蚌鷸相持而漁人得
之他日陳軫謂兩虎既斃一舉盡得者皆此類也甚
至道聞土梗之鄙語蘇秦既施於孟嘗再施於李兌
脅以他有美女之細術張儀先用於鄭襄以取金後
用於鄭襄以脫身儀秦之於戰國所謂傑然其間為
游說宗師者且一說而一身兼用之況於其餘固可
槩見特以天下分裂辨說交馳此之不容彼之必售
一時諸侯不得不屈以聽之其所以稔生民之禍蓄
時人之怒者蓋非一日之積七雄既并而為秦士之
見賤也亦勢矣嗚呼士所以措天下於治者也而反

以助天下之亂尚得謂之士乎愚嘗謂戰國二百餘
年間惟魯得連正名義止帝秦為天下士惟孟荀明
王道宗孔氏為萬世士彼紛紛者不足言士
前輩謂蘇秦約從秦兵十五年不敢窺山東乃游士
誇談本無是事今觀戰國策謂齊之君王后事秦謹
王建四十餘年不受兵謂孟嘗君用馮諼之言相齊
數十年無纖毫之禍實則齊建日為秦侵削至亡孟
嘗亦亡滅無唯類戰國策出於其徒自為之故類張
皇欺世如此

世之罪秦者謂其廢封建也壞井田也然封建非秦

所除井田非秦所壞也春秋戰國以來諸侯之得地
者皆縣之則久矣其封建之除也自作丘甲田賦以
來諸侯之予人田者或萬畝亦久矣其井田之壞也
以德相服諸侯無敢變法易令計不過五帝三代始
興之時為然人亡政息各逞其私自炎帝政衰以相
侵伐自此暫定復擾極而至於七雄如蠻僮蠶毒聚
衆毒於一器不併滅於一則不止秦特蟲毒之最後
死者耳蓋自三民以來相生相養相保相聚之天下
其幣於此乎極涸洞瀾倒彼自莫知其所以然秦何
能除封建壞井田而秦亦烏能久存於六國既滅之

後哉

媿惠王問公叔痤病痤薦其子公孫鞅且曰弗能聽
勿使出竟惠王謂其言悖鞅果之秦而魏曰削策
曰此非公叔之悖惠王之悖悖者固以不悖者為
悖愚謂戰國亦何事而非悖哉惠王不能信痤之
言固悖矣痤為人父而屬其君殺其子非悖乎鞅
為人子而削其父所事之國族非悖乎且史記載
鞅為痤之中庶子中庶者官稱非嫡庶之庶也策
之所載亦自悖矣

戰國之臣惟簸弄其君以竊富貴甚者倚勢於國而

日抄三十一

史二

十二

吳古

取重於人之國又甚者給取其祿而反禍其國或
竊祿其鄰以自禍其宗國忠於所事者惟虞卿

國語之文出一手戰國策多脫誤不可曉韋昭注國
語簡明高誘注戰國策不全而存者亦未必盡然
如天下陰燕陽魏直以燕北魏南南北勢相表裏
耳注乃云陰小而陽大誤矣如薛公入魏而出齊
女韓春勸秦取之以齊秦劫魏此謂魏出齊女而
秦取之耳注乃云婦人大歸曰出誤矣如呂不韋
謀立秦之質子異人而說太后弟陽泉君曰子異
人賢才也注云子異人名語若以子異二字為人

之名而不以子字為公子之子又不以異人二字為公子之名語亦不白矣

柱國見東周第一卷府聚也見秦一注旗以青與赤為文赤與

白為章見秦一注孝已商高宗之子三川義陽州見秦二注

釋秦晉而轉末路行百里者必於九十里此許五

字見秦上舍靖郭君善齋貌辨獨虛喝之喝作

與國相為黨與也曲逆今濟陰縣荼與鬱雷鬼

齊二注五大夫杜赫說楚取趙禁子之五大夫

其遺環高吾將仕之五大夫又魏信陵君使人安安移見趙

一注堊本武后地字而戰國策與鴟冠接手拱也

見趙四日抄五十一史二十三吳中

注忌肝夷姓名也魏一作于藥音鳶漏流水前

和也見魏二注孿子雙生也摩箕山趙公姊為

飯以食斗尾擊殺代白璧王環也

王其姊摩笄自刺白璧見衛注

吳越春秋

太伯三讓而周興季札三讓而吳亡以季札為賢王

季其不賢者乎札周之後也不慕其前文人而區

區慕一曹子臧且闔閭為亂札反為之使晉以觀

諸侯之變曾不聞一語諫止何耶吳之有季札猶

宋之有公子目夷也目夷既遜位襄公襄公用郈

子諫圍曹諫求諸侯諫楚牛濟而不擊又諫襄公

雖不用而目夷於宗國之義盡矣。札徧憂他國之存亡於宗國獨忘言焉。又何耶。然則札未得與目夷比其聞於後世者博學耳。

子胥之所當讎者費無忌也。楚既為之殺無忌滅其家。昭王又使人謝先王之過而勉之歸。則子胥亦可已矣。而至鞭平王尸。世豈有不忠而可言孝者哉。未差不可與言功成不去而強諫取死。且屬其子於齊鮑氏以開讒間者之口。又幾於聞者之為何也。

吳越春秋紀越王出師次第令人興起於千載之下。

日少五十二卷二

十

清

然多誣誕全類野史。如謂湛廬之劍水行入楚。如謂公孫聖既死三呼三應。如謂天美禹德使百鳥還為民田。如謂越絕無祀有人生而言語自稱無余君之苗裔。如謂越之恠山自瑯琊一夕自來。如謂天生神木一夜而大二十圍。如謂越女教劍見袁公飛上樹化為白猿。如謂子胥之靈能拒越兵以須髮射人。誣誕至此豈作史垂世之義乎。

作膾自闔閭燕功臣始。水厨越王食處

越絕書

越絕之義取句踐功成能絕人之惡於理既無當矣。

謂子貢所作又疑子胥所作而所載乃及建武二十八年何其自為矛盾耶其書大抵祖襲吳越春秋而文則雜而不倫矣

史記載楚滅越殺無疆諸侯子爭立於江南而吳越春秋載無疆卒子玉立玉卒子尊立子親始失衆自句踐後立八王皆稱霸徙瑯琊者二百二十四年而徙於吳越絕則謂無疆名之侯之侯子尊子親親失衆楚伐之走南止此為不同

就李即史記稱雋李

越五劍勝邪純鈞

巨關湛盧

魚腸

吳三劍龍淵工布

秦阿

又干將莫耶以鑄劍夫婦

日抄五十二

十五

字名

姓名稱

金穰

出越絕書計倪云太陰三年處

木則康三歲處火則旱凡十二歲一似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五十二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五十三

讀雜史三

春秋世紀用竹湖李參政所編抄其要

王世紀

自平王迄敬十三王書於經者凡十二事前此未言天王法天之號自春秋始前此未書京師衆大之名自春秋始凡皆致意於本原欲因其不正以及其正

齊威公

黜其義而錄其功王禁明而王臣不下聘者六十年盟會同而諸侯無私爭者三十年序續召陵而荆帖

陳旅聶北而狄退獻捷過魯而戎弭貫澤而下蔡丘以前衣裳不軟血兵車無大戰仲尼稱其一正孟子與其爲盛此凡威公定霸之目九國叛而萌振矜管仲死而放繩墨城杞貶於城邢救徐怠於救許伐黃則外憂除滅項則衆志離會下則家法墮霸功亦以不終矣

宋襄公

宋襄伐喪以立威則非仁致夷以謀無功而又階乱

晉文公

晉自武公并吞專立春秋黜晉不書文公復國無所
稟承勤王特爲求諸侯之計春秋亦沒其行事爲國
五年當僖公二十八年晉楚之爭乃關夷夏之盛衰
非止一國之得失方六摯晉侯以書之抑楚之深故
與晉之亟也然以晉視齊城濮之功雖多於召陵温
之事雖敏於葵丘三會諸侯莫有不至雖盛於威公
而威公得江黃不用於伐楚而文公則諸非致秦不
可與楚爭楚抑而秦興矣威公會不迹三州盟不加
王人文公會畿內盟子虎矣威公寧不得鄭不納子
華懼其獎臣抑君文公則爲元咺執衛侯矣此夫子
所以有正譎之辨

晉襄公

襄之繼伯由殺之功而春秋不書君將獨言晉人以
喪不興戎義不可也方文公之沒敵國並興襄公夏
戰殺以却秦秋敗箕以剪狄冬伐許以離楚一年之
間三敵悉退可謂有霸者之略外患旣息舉動即異
伐衛則損威會公孫敖則毀烈士殺主盟則權散陽
處父救江則謀怠其規模又淺於文公甚矣

晉靈成景厲悼公

晉靈公政墮柄分楚人之言曰晉君少不在諸侯比

方可圖也成公黑壤與邕二會僅能合列國而楚人
三歲三伐鄭不能與穰却之師景公蟲罕焉陵及蒲
之盟雖得諸侯竟莫駕楚屬公交剛敗狄會京師伐
秦戰鄆陵勝楚會鍾離成吳四鄰無讐而諸侯反貳
蕭牆反危惟悼公年十四即位入國之明日遂不臣
者七人即位之一月取六官於民譽能服諸侯得鄭
而駕楚然能駕楚而不能蓋誘吳之非平公繼之五
盟六會而溴梁之會授權於大夫宋之盟授權於夷
狄昭公一會一盟坐視諸侯之去而不之顧晉日卑
矣頃定之世私門強諸侯貳吳楚強然終乎黃池聖
人猶以霸擊晉

日抄五十三

史三

三

晉文未霸以前別紀

晉自鄂侯後入春秋皆為曲迭殺奪武公始并晉國
春秋皆削而不書

魯

謂春秋多內魯之文尊魯之至者真魯以備也家法
不設君柄不收故多變故

蔡

蔡自宣訖成十二君以宗盟之長汗於事楚而不知
變惟文公嘗謀事晉畏楚而不得行昭公遭拘郢之

辱絕楚事晉人求貨而歸蔡蔡乃假手於吳雖釋憾一時終為楚所并

曹

曹在春秋十五君事夏盟最謹與諸侯敵睦惟偏而無禮不能自立病於戎困於晉亡於宋

當哀八年

衛

衛在春秋十一君兵爭寡少人才特多與魯俱稱望國而適庶亂兄弟乖父子睽變故繁興云

鄭

鄭近王畿而介齊晉楚之間蓋春秋要領之國其初

口抄五十二

史三

四

四

周鄭交惡為王室之罪人其中堅於從楚為霸者之罪人其後轉移於七穆之手有罪不討又為諸侯之罪人

滕

滕之可考者纔五君其與諸侯睦其事霸主謹惟偏而無禮故逼於宋畏於齊楚無以自立

邢

邢滅於衛衛文之罪著矣而邢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與狄伐衛以速其亡其罪尤大

邾

邠之書於經者四既降齊七十一年而奔魯是其不
得免焉必未有罪聖人以伯書明周公大封同姓之
意左氏以為太子朱儒必不然矣凡皆姬姓

微國世紀

虞虢隗滑之屬皆同姓自尋斧於本支

陳

陳舜之後國於荆河迹強楚而遠齊晉堅於事楚非
得已故聖人不忍貶絕而十二公悉著冊

杞

杞夏之後而用夷禮聖人不忍絕也故書子二侯三

日抄五二二卷

尺三

三

人五伯二十八因其善惡而著之

宋

宋湯之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常書公以列於諸侯
之上反覆十三君行事非有可稱而聖人拳拳焉特
以著三統之相承明王澤之當續尔

庶爵世紀

齊

齊自僖公入春秋參盟晉命諸侯以稍稍宗嚮之矣
威公霸業雖墮中孝公備世為諸侯之雄景公授政
強家陳民得僭濡沫之惠於民而齊國微矣

許

許初從齊猶未病也齊霸既衰一意從楚而終為鄭所併

莒

莒近齊福於齊最甚而又怙其強暴首入人之國取人之地春秋夷之略見於經

薛

薛諸任之國自奚仲為夏車正而遷于邳仲虺為湯左相而居於薛然自入春秋以來役於宋福於齊臨之以齊晉微弱無以為國矣

日抄五十二卷

尺三

六

四

邾

邾小國也交鄰睦事霸謹君臣多賢庶幾守禮義者故能介數大國之間與春秋始終迄戰國而未亡

邾

小邾亦曹姓之國介在海濱畏齊事魯而偏於宋乃能以禮通諸侯與春秋始終焉叔孫昭子於其賦菁莪有曰不有以國其能以乎

鄆

鄆微乎微者也立所出以為後春秋書曰莒人滅鄆

紀

紀齊同姓紀爲齊弱而挾魯鄭以戰齊三邑旣遷于
紀季入齊紀侯去國矣

微國

微國如魯入極鄭取戴齊人降鄆之類聚以紀之以
見周禮之衰

夷國世紀

楚

楚在春秋始曰荆繼曰楚始曰人繼曰子蓋當時夷
狄之爲中國患未有若楚人之暴且久有方城以爲
城有漢水以爲池有申呂之田以禦外有申息之門

日抄五十二卷

史三

六

四

以備內有成莊公平康昭爲之君有子文孫叔子庚
子木子蕩爲之臣所能世抗齊晉與春秋始終至靈
康以後雖專令諸侯喪敗相尋矣然春秋書法之嚴
則又以其私竊名號而夷之尔

吳

吳姬姓之長春秋以其假竊名號而夷之其始也晉
方患楚未暇憂吳其後吳其有意於駕晉又其後吳
所爭不在晉而在楚又其最後楚亦不能強而吳之
所患者在越矣

秦

秦自穆公以貪伐喪為殺之戰遂有彭衙之戰今孤
之戰河曲之戰暴兩國之衆興數十年報復之師更
四君而未已秦之為狄其始於殺之戰歟

越

越少康之後入春秋百九十餘年始見經常不過以
國稱僻陋甚矣獨句踐與吳之事可以勵臣子之節
蓋越自楚靈之強嘗從之伐吳而闔廬之立遂因以
仇越是以夫差敗於檣李而懷必報之忿及句踐困
於夫椒而遂成不釋之讎仇吳之念隱於柔服之初
蔡吳之計蓄於卧薪嘗膽之時而沼吳之志卒逞於
生聚教訓之後二十年間所欲盡從興事造業者可
以略觀之矣

戎

戎之類有六曰山戎比戎姜戎雒戎茅戎陸渾之戎
東遷以來恣睢莫甚齊威大振治戎之旅而戎始戢
及晉惠之反誘戎遷於伊晉襄之霸挾戎戰於殺其
勢不得不至於陸梁異時徐吾之役既平茅戎於周
而復敗王師是齊有攘戎之功晉有致戎之罪

狄

狄比戎患尤甚春秋書狄者三十六有長狄赤狄白

狄而潞氏甲氏留吁又赤狄之種惟獨名者最強齊威畢力治楚置狄不問無損霸業之盛晉自景公諸侯盡離而閉南關以北尋治狄之忿雖剪除之功居多捨內事外霸業衰矣

夷之微國如介如徐如舒如庸莊僖以後累累而書已以人稱甲潞以氏稱鮮虞魯咎如以號稱皆聖人預為中國慮齊威之霸能帖荆於召陵而不能止江黃之伐晉文之霸能致秦敗楚於城濮而不能保都六之不亡小國尚安所恃而不奔走於夷狄故崇屬

於秦郊屬於吳沈徐胡頓屬於楚勢不免焉尔

春秋臣傳因蜀人王當元編而所以見為評

魯

臧氏

盛哉臧氏之代不乏人也僖伯諫觀魚哀伯諫取郕鼎至臧孫辰復能以言立後之卿大夫皆宗之方東門襄仲之子歸父然去三桓季孫行父欲追怨治其後獨臧宣能斥以後之人何罪皆可謂賢也已臧武仲以智稱乃阿季武子之私廢長立庶卒見惡孟氏而奔齊臧氏遂衰豈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之類耶

季孫

魯桓公生莊公復生慶父叔牙季友莊公薨叔牙欲立慶父季友殺叔牙而立閔公及慶父殺閔公季友復殺慶父而立僖公季友雖於次最幼而殺三兄立二君勢最強叔牙之後爲叔孫氏慶父之後爲孟氏與季氏爲二桓而季孫遂爲稱首季孫行父相二君妾不衣帛馬不食粟最號賢者然強私家弱公室小廉適足爲濟私之具東門歸父謀去三桓及宣公之死行父宣言於朝欲修怨焉魯謂賢者而有是乎莒僕弒逆以寶來奔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殺行父命

春秋五十二卷

卷二十一

十一

五十七

出諸境曰今日必達公固失之矣然行父人臣盍以逆順告諸君以君命出諸境乃可耳君命而已反之何其自專且自謂有舜大功二十之一亦豈臣子之所宜言乎一傳而季武子遂四分公室而專其二甬傳而平子遂逐其君使死於乾谿習於惡旣熟不復知惡之爲惡而勢亦駸駸難返矣故至季桓子之世雖以夫子子路不能盡墮三都桓子生不用孔子而死囑康子康子舍孔子而召冉子是皆習於惡之旣熟膠於勢之難返雖有良心亦陽爲空言而止尔

叔孫

莊公薨無適嗣叔孫欲以次立其兄慶父不許為弟
季友為醜莊叔嗣封傅子穆叔視三相子孫為最賢
季氏三分公室穆叔獨不可固請而後盟之猶使其
乘之人獨盡為臣季氏瀆盟伐莒穆叔使晉被執臨
危守節不以貨免既歸出見季氏指楹曰雖惡是其
可去乎是亦異於季孟之心矣雖以妖夢溺於豎牛
二子殲焉此私門之禍不足以掩其公室之義昭子
以庶獲繼不以豎牛立已為勞而殺之日食不伐鼓
知季平子有異志平子出昭公昭子實從于齊謀納
公不果而祈死其志為可哀亦足世穆叔之賢矣叔
孫雖不賢子路之謀墮三都也尚能順之墮郈

孟孫

慶父以逆誅公孫敖以淫逐而子孫乃多賢敖之二
子文伯惠叔兄弟相及其奔於莒已氏所生之二子
亦耻以惡聲聞文伯之子蔑是為孟獻子孔子稱其
加人一等孟子稱其有友五人其後僖子亦耻不閑
於禮聞正考甫鼎銘而囑懿子學禮於孔子斯皆可
謂賢矣然邠氏伐季氏而共執郈昭伯殺之使季氏
得逐公於齊者正懿子也仲由謀墮三都叔孫氏已
墮邠季氏已墮費而孟氏獨不墮成使孔子不得成

相魯之功者亦懿子也豈僅字鳴犢使之尊禮者特威儀之爲禮而已耶

端木賜

子貢欲免齊伐魯且乃一出而亂齊破吳強晉霸越率天下而兵其禍豈止空鄰國哉且因常欲爲亂而反教之以孤主制齊可乎謂賜而爲之何足爲賜謂非賜所爲其辨說之弊雖儀秦木之及何物史臣能僞爲此是當欬疑

子家驪

子家驪聞昭公將伐季子之謀而不洩既伐季氏季氏請以五乘亡勸公許之不听公孫于外子家驪於亡儲嘗艱難公慶于乾侯季氏欲仕之而逃持心正義不忘君建退審動輿理公魯之羣臣未有出於子家驪者也

齊

管仲

齊周之初伊呂皆得聖君而輔之而又諸侯皆未強大故有德易以興其後諸侯爭強其勢不歸於并滅不止而生民之禍烈矣管仲起其間先以法制富國強兵爲威制張本然後教其君不背曹沫之盟以示

信命燕君復納貢於周以示義伐楚不服則責以包茅不貢而楚服鄭伯逃歸不盟則亦却其太子華之讒而鄭伯請盟力既足以勝然後假仁義以行之故能不以兵革而一正天下其有功生民豈細哉然自開闢以來功利實自此始後世皆陰用其術而陽諱其名功不及之而禍反滋焉此君子所以不貴倖成之功雖當世賴之而識者譏之歟

晉

六卿范氏 中行氏 智氏 韓氏 趙氏 魏氏

中行氏 智氏 趙氏 魏氏

晉稱六卿雖下陵上替之積子孫至於分晉名教誅

日抄五十三

史三

十二

卷之三

之然其初興皆才智有過人者君子取節焉未可盡以下體廢也抑亦以才智而能守正者其范氏之士燮中行氏之荀吳知氏之荀瑩趙氏之趙衰趙武魏氏之魏絳乎士為教獻公盡殺游氏之族又以術驕魏而滅之此小人之才耳士會得政晉盜奔秦其才為可知將老而戒其子燮以從二三子惟敬庶知本原者然會晉人也在秦即侵晉仁者為之乎惟燮也不矜功不受賂謂外寧必有內憂而不事爭強視其時為獨能守正若句也以愛其子鞅之故盡殺欒氏召亂以覆宗雖才何稱焉此范氏惟燮為可稱也荀

林父將伐晉伐齊而皆取其賂先穀違節制敗於楚
僅以滅潞爲功抑未矣如庚如偃才皆碌之惟吳也
不受鼓之叛者鼓力竭而後取鼓再叛猶予之田而
使其忠臣相之視其時亦爲守正至寅即與范吉射
攻趙氏而覆宗矣此中行氏惟吳爲可稱也知氏之
有荀瑩迎立悼公修政施德再避楚師兩所鄭平皆
不責人而求之已功烈於晉爲中興而未嘗有一毫
苟以成之之意非守正而能尔乎趙衰審所可從而
獨從重耳視荀息里克等溝瀆愚見天壤不侔勤王
定霸未嘗不告君以正趙武承其餘烈幾漸復興薄
幣諸侯歸邑齊魯以信自將不虞楚之詐厥功茂焉
趙簡子殺趙午納陽虎歟德非少獨以受周舍之直
諫晉人懷之子孫勃興殆亦趙衰趙武之遺休尔魏
擊尚力不足以訓而絳事悼公戮公弟楊干之僕遭
值明主超將新軍三駕而諸侯平九合諸侯而尚勉
君以思其終殆皆於其正焉基之此趙之趙欒趙武
魏之魏絳皆可以守正稱也若魏舒舉十縣大夫謂
非賢於人不可也然滅公族而縣之舒實預焉縣大
夫得人正其植私之計左氏以爲孔子賢之吾斯之
未能信韓氏之可稱者韓宣子也然反戚田於衛致

閻田於周正矣易縣於宋求玉於鄭何不能推其類乎善乎蜀人王當之言曰豈禮義可爲於顯而弃於幽耶否則國可弱而家不可以不強也

狐偃諸臣附

狐偃重耳外祖而傅申生驪姬之難教申生逃不果卒杜門不仕其子舅犯從重耳於秦偃雖死不敢教之貳犯遂佐晉安天下功光前人其積有自來矣狐夜姑乃不量己怨陽處父之易其位擅殺以逃復返於狄豈夷之不可華也哉苟息從君於惡強立非所當立之奚齊卓子皆陷之死里子傅當立之申生顧

受驪姬之間持兩可不救迨禍成事極奚齊卓子已立爲君乃犯大不韙以殺之之二人者之死曾自經溝瀆者不若也好忠而不好學其弊乃尔亦可悲矣慶鄭一諫惠公之背秦而不听卒誤其君而陷之敗此凶人耳瑕呂飴甥辨於秦以歸惠公其辭粲然足全國體於晉亦有一時之功冀芮教夷吾賂秦求入視舅犯之教重耳天淵不足以喻高卑矣文公既立尚執迷不悟而謀作亂宜一絕矣冀缺乃以敬德嗣興執晉國柄卻至不忍一婦人之笑而伐齊修怨卻至本無大過反以才辨自務與錡驪同称三惡竟覆

其宗禍福無不自己豈繫其世也哉先軫以晚出之
英雄將中軍城濮之戰策勲第一乃以忠憤不顧而
唾卒於自討識者悲之使其幸遇明君豈至是哉伯
宗事君以忠用兵以義卒爲三郤所害豈亦不能善
用其剛者歟州犁奔楚曲爲逆圍之謀忝厥父矣司
馬女齊不齊魯肥杞而能勸晉遊楚言必本理叔向
所相與始焉終焉者可謂賢矣祈奚外舉不避讎內
舉不避親至公一忱可詔千載士伯瑕多知天道其
子弥牟常勤王而責宋之不共亦足名家陽處父輕
易夜姑之位而見殺幾於自取苗賁皇雖有功於晉
終不免楚人狙詐之習此無足云惟叔向也博多文
能以禮信爲國超然一時乃違母命以女禍覆宗悲夫

介推

有功名之士有澹泊之士介推雖從亡特澹泊而沽激
之人耳出無共濟艱難之謀甫入而文公遭變祿未暇
及推即憤怨而去雖推不去亦豈若趙衰舅犯輩能佐
其君以興晉哉推反譏二子爲貪天之功過矣

宋

公子目夷 尚成 樂喜 華元

公子目夷不受襄公之讓國賢矣襄公失德而屢讓不

足以過之其所能者在已其所不能者在人目夷亦奈何哉向戌辭偃陽之邑以歸諸公乃自詭弭兵而求公賞邑為善不根於實心有時而必敗耳樂喜責向戌之弭兵謂無威則驕亂生則滅凜然憂國之盛心雖一介夫之死猶哭之哀良以不貪為寶力辭獻玉其心純乎公故也華元殺楚使而致兵未為善量勢者蕩澤之亂國賴以安

衛

石碏 邾子

孔達 惺

孫良夫 林父

甯莊子

武子殖喜

北宮文子

蘧伯玉

日抄五十二

史三

一七

及名表

石碏大義滅親此不幸處人道之變非所忍言石邾子執親喪不忍以嗣位故佩玉卜兆是不足以見人心本然之天乎孔達不量強弱挑晉取禍自經溝瀆曰利社稷恐善謀國者不為也孔惺以舅甥之親出輒而立蒯瞶自衛而言父子之名雖順自惺而言君臣之分則乖夫亦當感輒以人心天理之正不可則去之耳孫良夫違眾犯齊既敗則又依晉以敗齊專而生事國何賴焉其子林父逐其君獻公以戚叛歸晉之反為臣而執其君何哉其為盟主也甯莊子扶立文公衛以再造甯武子輔成公雖再出而不至失

國調護於艱危之中庶幾世濟忠力者奈何甯殖既
逐獻公甯喜欲納獻公反弒殤公為惡滋甚善惡固
不繫其世耶北宮文子善覘人之國遽伯玉於獻公
之去國復國也皆避而不與善處亂世殆東漢郭有
道之徒歟然有道未嘗居其位

鄭

七穆

穆公之子十一人子然士子孔先卒子孔專而見殺
子羽不為卿存而顯者稱七穆子罕子駟子良子國
子游子印子豐是也然多骨肉相殘惟子國之子子
產賢又惟子罕之孫子皮知其賢而授之政子產沒
後賢而有禮者子太叔

吳

季札

季札生蠻夷中以禮義智識聞天下聞樂而知古人
之治亂歷聘而知列國之興衰燭照龜卜莫喻其明
矣然吳至其父壽夢始大壽夢賢而欲立之不可其
兄諸樊讓之不可其兄餘祭餘昧以次相傳必欲致
位於季又不可餘昧之子王僚嗣立而諸樊之子闔
閭弒之曰致季可也否則我當立吳之暴亂遂自此始

楚

令尹子文 孫叔敖 沈諸梁

楚介在遠夷而雄於中國夫豈偶然之故哉今尹子文爲相四十年家無一日之積孫叔敖身已貴而意益下位已高而心益恭國有人焉若此國欲無與得乎沈諸梁當白公勝之亂國人望之如父母一舉而定之功成不居亦賢矣哉

秦

孟明 百里奚 蹇叔

孟明不知鄭之不當襲又師出而輕雖王孫滿尚幼

日抄五十三

史三十九

猶知其必敗雖再敗之餘鼓勇焚舟不過晉不與爭而已豈嘗有功於秦者哉秦之能霸穆公之賢而秦固強耳世乃以其焚舟之勇傳誦爲美談不知秦晉報復暴兵千里更四君而不休皆孟明啓之外誤其君內違其父不才孰甚耶其父百里奚間關險阻浮沉亂世一爲穆公所禮致即薦蹇叔二老隨事略言應輒如響惜穆公用不盡其才而反用其子爾

慈溪黃氏日抄卷五十三

